

司马紫烟武侠小说作品集

罪恶之园

司马紫烟

著

I 247.5/S81/2

I247.5
S81
2

司马紫烟作品集

罪

恶

之

园

(中册)



百花文艺出版社

4604

精品书园

罪

罪恶之园 (上中下)

司马紫烟 著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莫 仁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红星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24

字 数:48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7-6484-0192-1/I·574

定 价:48.00 元(上中下)

目 录

- 第二十二章 古墓艳女 249
- 第二十三章 绝处逢生 262
- 第二十四章 搜山寻侣 267
- 第二十五章 雪峰古堡 280
- 第二十六章 圣母之身 290
- 第二十七章 别侣寻师 302
- 第二十八章 待续前愆 315
- 第二十九章 绿衣官主 327
- 第三十章 滨海残舟 338
- 第三十一章 鲨鱼船夫 350
- 第三十二章 接引岩上 361

第三十三章 再履中原 373

第三十四章 越俎代庖 384

第三十五章 凄迷身世 395

第三十六章 母子同悲 405

第三十七章 失之交臂 416

第三十八章 相逢狭路 430

第三十九章 坐山观斗 440

第四十章 虎视眈眈 453

第四十一章 孽债难偿 464

第四十二章 五方五守 475

第四十三章 此狡彼诈 487

第二十二章 古墓艳女

约经半盏茶时，到达一座方圆约有五六丈的大石室，里面的家具是五金、竹木俱有，正中石壁上方的石盒里，供奉着劳山派历代祖先神位，香烟缭绕，满室氤氲。

安琪随手关了石门，再一按按钮，敛尽隧道的珠光，引导诸女进入旁边一座极精致的石室，黯然道：“三位姐姐请在房里小憩，小妹将亡师遗物供上再来。”

诸女情知她会有一番好哭，劝慰几句，便由她自去上供。

彩云见案上文房四宝俱全，笑道：“你两人休打扰我，待我将秘笈抄录出来。”话毕就座，磨墨挥笔，顷刻间，将十几个图形绘就，接着便默写经文。

糜虹和宋玉秋站在彩云肩后，眼见她挥笔如飞，毫无停滞，赞花小字，娟秀异常，不由得大大惊奇佩服。

约有炷香之久，彩云写毕回头，见她两人站在身后，微微一怔道：“安姐姐怎还没进来，莫非又已晕倒？”

糜、宋二女原是被彩云书写吸引去全部神思，这时一经提起，不禁失色，急移步走出大厅。

彩云说的果然不差，安琪动也不动地跪在神龛之下，她的头前，横放着龙头断拐和那支成形的何首乌。

敢情安琪是追念亡师，自悲身世，以致情不自禁，竟不能节哀抑痛，在跪拜时即已晕倒，因而毫无声息惊动众人。

宋玉秋叹了一口气：“可怜！”把安琪抱入小石室，放在床上，替她推宫过穴。

哪知玉掌按上安琪的穴道部位，不觉惊诧道：“这就奇了！她怎睡得这样死？”

糜虹和彩云听说安琪已睡熟，俱诧异得各将纤掌向她穴道一按，果然发现她血脉虽沉，却是畅通无阻。

彩云不觉笑道：“我敢打赌，她一定是在作梦！”

宋玉秋打趣道：“正是梦！若果硬要说梦的名目，倒不妨叫做石室梦好了！”

她笑了一笑，又坐回案前，将秘笈的经义逐字注释，刚写完最后一字，忽听安琪哭叫一声：“师父休走！”一把将宋玉秋抱个结实。

宋玉秋笑道：“安妹妹！你怎抱起我来？”

安琪霍然梦醒，看二女守在她身侧，方才所抱的师父，原来是抱的宋玉秋的大腿，不禁惨然一声道：“亡师真个走了，但是，师恩浩荡，她还未谆谆嘱咐一番，彩云姐姐敢情连秘笈的注释也写好了。”

彩云讶道：“你在梦里知道的？”

安琪坐了起来，点点头道：“方才亡师在梦里嘱咐无论如何也要请姐姐住在这里七天，教我真正的打坐方法，还请宋姐姐陪我一个月，不知你两位姐姐可肯答应？”

诸女听她说起这奇梦，人人惊讶不已，哪能不留下来相伴？

宋玉秋不料此行竟得秘笈，而且还有人讲解经义，十分欣悦，但她自己的师门，却一直不肯向诸女透露。

罗氏双姊也因各有秘密，不便向别人请教而泄露自己。

四女聚在一起，在欢乐气氛中不觉已届分手的时日。糜虹，彩云，首先告别离山，打算往积雪山向寒山圣母讨回自己的檀郎，但她怎知当时罗端静坐运功，正在人我俱忘的境界，忽觉腰间一麻，立即不省人事。

待他一觉醒来，发觉自己躺在满室异香的闺阁里面，四壁描龙画凤，华丽异常，却静悄悄没个人影，惊得他一跃起身，哪知一站了

起来，即发觉自己周身一丝不挂，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

急将一条床单围住下体，四处寻找衣服，就在他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轰”地一声，石壁忽然一分为二，露出一个仅容测身而过的小门，一位绝世妙龄美女和一位结着丫髻的侍婢，现身门外。

那妙龄美女微微一怔，即道：“你怎么就起来了？”

罗端裸着上半身，见被二女闯来，急得满脸通红，嗫嚅道：“姑娘！这是哪里？在下的衣服为……”

那美女不待他话毕，微微一笑道：“一切慢慢再说，你先把这衣服穿上！”回头唤一声：“爱姑，你把衣服送给相公！”

那侍女应了一声，走进门来，将带来的衣服双手捧上，并还屈下半膝礼，待罗端接过衣服，才退出门外。

“咔嚓”一声，石壁又合得没个缝隙。

罗端耳力何等灵敏？石壁吻合的瞬间他已听出里面有金铁交鸣铿锵之音，分明是精钢铸就，看这房里并无窗户，却又十分光亮，到底这光由何来，一时不便细察。

再看送来的衣服，与自己的颜色一样，但质料又不大相同。自己衣服里面，有五行金剑和冥府金钱，那还不是被人搜去？

罗端又惊又疑，匆匆把衣服穿好，将床单铺回床下；那知一将床单摊开，即见布上血迹斑斑，不觉又是一惊，暗叫一声：“糟糕！难道我又惹下孽债？”

他试以手指轻弹石壁，又听到铿锵之声，不禁由心底冒起一丝寒意，急大叫一声：“姑娘开门！”

声过处，震得四壁嗡嗡作响，铁门一开，又见二女站在门前。

罗端急忙向二女深施一辑揖：“请姑娘将在下来此经过告知，以释疑团。”妙龄美女向爱姑一挥手，将她遣去，然后跨进房中，脚下一顿，铁门立即关闭，星眸一瞥那床单道：“妾日前与侍婢出游，于西山脚偶见一凶徒挟持相公飞奔，顿生恻隐，举手将他废掉。见兴郎面色潮红，昏迷不醒，知是运功走火入魔所致，妾婢亦武林中

人岂不知如何救治？……”

罗端不禁愕然呆立。

稍顿，马美珍微露娇羞道：“看相公对于房中术颇为熟练，敢情家中已有姬妾？”

罗端对此恩人，怎肯隐瞒，除了冒用哥哥名字一事不便即时改口之外，一五一十将劳山救二女的事说出。

马美珍脸色瞬息数变，静听罗端说毕，才笑起来道：“相公与贱妾全是舍己为人，先后如同一辙。”

罗端趁机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马美珍笑道：“是一座阴宅！”

这一声回答，直把罗端听得毛骨悚然，愣了半晌，才嚅嚅道：“姐姐怎么住在这坟墓里？”

马美珍抛个媚眼道：“兴郎你怕了么？这里虽是坟墓，但这是古帝王的陵墓建筑，何止胜过高楼大厦？差一点的皇宫内院也未必比得上哩！”

罗端再向壁间细看，果见那些浮雕尽是栩栩如生的人间极品。四壁无窗，那还不是一座墓穴。

虽然壁光照映得如同白昼，扫尽阴森森的鬼气，但他既知处身在古墓里面，仍禁不住由心里直冒寒气。

马美珍见他向壁间细看，又笑道：“你再看看我们睡的床，是什么做成的？”

罗端掀起垫褥一看，赫然是一副大铜棺，惊得手指一颤，垫褥随即堕下，赶忙后退一步。

马美珍格格一阵娇笑道：“好一个练武功的郎君，也胆小如鼠，休教那几个丫头笑你！”

罗端俊脸一红，搭讪道：“府上还有什么亲人？”

马美珍蛾眉微蹙，似不胜幽怨道：“贱妾世代只生女子，因而尽是招赘于家，亡父亦是赘婿，至今只存家母一人闭室虔修，贱妾亦

难求见一面，只有随身四个侍婢，居住在数里深广的墓穴里面，委实有点胆寒，所以时常外出。”

罗端见说墓穴深广数里，不胜惊讶急问道：“这墓是哪一朝代的皇陵？”

马美珍道：“是南陵务陵中间的地面，敢情是一座后妃的寝宫，因为除了进口一段隧道，有一大伙甲士尸体之外，后面这一段，全是手无寸铁，身披绮罗的女尸，而且几间置有棺材的墓室，俱布置得如同闺阁。”

罗端虽也和邱氏姊弟走过墓道，又单独在森罗殿住过九十天，但和死人住在墓穴里面，总觉得有几分恐怖，想起身上并无寸铁，急又问道：“我的衣服放在何处？”

马美珍笑道：“兴郎那套破衣，已染有房中之物，早由贱妾命侍婢拿去烧了，只有五支小剑和十柄小铲，像是避邪之物，才留了下来，墓里确实多邪，所以小剑分给爱姑、心姑、恒姑、恕姑，四人每人一支，余下一支，由贱妾自佩。”

至于那十柄小金钱，尚未分用，贱妾已用线络好，好挂在兴郎胸前。那些小玩物，可是镇邪用的么？”

罗端不料这位娇妻竟把震惊武林的至宝，当作镇邪的魔物，再被她最后一问，真是哭笑不得。

但这时是头一次交谈，而且金剑已分散在诸婢手中，若要即时收回，未免显得过分小气；再则说那些小东西能够杀人，也难以令人置信，只好点点头道：“确是亡母给我镇邪之用，请姐姐速将小金钱取来，待我挂上。”

马美珍由妆台抽屉取出那串冥府金钱，亲挂回罗端胸前，端详半晌，忍不住揽过檀郎深深一吻，这才笑道：“我们往大厅吃东西去，那几个死丫头敢情已经候急了！”

罗端跟她并步走到大厅，不禁大大惊奇。

原来这座所谓大厅，高有十几丈，宽广若有二三十丈，合抱的

铜柱，巨大的玉桌，生动浮雕，端的是金碧辉煌。

尤其，那几对以羊脂玉雕而成的神女像，在几十盏珠光灯下，更显得浮光荡漾，神气活现，妙态横生。

广厅中央，陈列有各种用具，家私，古玩；一张方形的楠木桌上，堆满了热腾腾的山珍海味，只摆着两副食具，以待这对无媒苟合的少年夫妇进食。

四位年约十五六岁，美若天仙的侍婢，一见罗端和马美珍缓步而出，立即下跪，高呼一声：“小婢叩见姑爷！”

那声音娇嫩甜美，整齐一致，想是早已练习多遍。

罗端没有经过这种场面，更没有谁喊他一声姑爷，这时被闹得面红耳赤，轻轻吩咐一声：“你们起来罢！”

侍婢磕了一个响头，站起身躯，垂手侍立，待他两人入座，才各占方桌的一角，拿壶斟酒，交换送杯。

马美珍虽将侍婢名字向罗端指认，但他见四人服侍两人进食，还是忸怩不安；而且夫妇之间，有多少事不能在人前说出，喝这哑巴酒是何等滋味？

三杯过后，罗端胆气略壮，老起脸皮，向爱姑扬脸笑道：“你们先下去罢！过一会再来！”

爱姑笑说一声：“谢姑爷恩典！”便率三婢退去。

马美珍笑道：“兴郎你别和她们客气，贱妾和她们名份上虽是主仆，实则情同姐妹，三朝过后，便由她们轮流服侍，到时你……”

罗端忙道：“这……这怎生使得？”

马美珍俏脸微红道：“由此一言，足见你对贱妾的情义不浅。但我主仆曾有生死不离，有福同享的盟誓，怎忍让她四人青春虚度？”

再则劳山那边还有两位姐妹，将来我们还该会合在一起，这几个丫头便是贱妾的嫁妆，你怎能说不要起来？难道嫌她们貌丑，不足以侍枕席么？”

罗端并不是好色之徒，听对方最后一问，几乎误解他以色为重，急道：“我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恐怕因此，反害了她们的一生！”

马美珍“哦——”一声道：“这也不妨，有盟誓在先，上苍终可鉴谅！”

罗端被她以“盟誓”两字拘束，一时无话可解，只好岔开话题道：“这里虽然是好，可惜不见天日，你我何不上山走走？”

马美珍笑道：“新婚未满三朝，哪有外出之理？”

罗端无话可说，只得任人摆布，耐心等待过了三朝。哪知三朝甫过，爱姑、心姑、恒姑、恕姑等四女，又是每人三朝，川流不息。半个月下来，一位神采照人，肌肉丰腴的少年，已闹得神情萧索，面容憔悴。

这一天，罗端独自躺在床上，等待美色美食，哪知转侧之间，忽觉腰脊发酸，不禁暗惊道：“自从我练成九野神功，日行千里，尚且不觉疲惫，怎么闲住下来，反觉不适？”

其实，他因为初醒的时候，受了马美珍甜言蜜语欺蒙，以致一切都往好的方面想；这时一有警觉，九识立通。

他回忆起五女轮番侍寝的时候，几乎人人欲火难平，需索无厌，且有一种无名的吮吸之力，使自己的玄关破损，若对方是深闺贞女，则她们这些房中术由何处得来？若果说她不贞，为何初度交锋，俱是血流漂杵，不胜郎情？

罗端想了半晌，还是莫测高深，悄悄起身，往妆台前一照，但见镜中人影面目黧黑，眼眶深陷，颧骨高耸，脸颊削瘦，几乎连自己都不认得，不禁暗叫一声：“温柔乡是英雄冢，要不趁早离开，只怕……”

他正在转念之间，铁门“咔嚓”一声，马美珍自己已开门进来，见罗端站在镜台前面出神，不禁微微一怔，笑道：“兴郎你怎么照起镜子来？”

罗端长叹一声道：“半个月来，没有照过镜子，方才一看，比初来时竟是清瘦得多了，敢情是没有见过阳光，少吸几口清气的缘故。”

马美珍道：“你瘦了？贱妾几人怎生全未看出？啊！敢情是朝夕相见的缘故，今夜月色正好，饭后再出去罢！”

罗端听说外出赏月，喜不自胜，登时谢了又谢。

马美珍笑道：“人说女大生心外向，原来男大也是如此！”

当夜，罗端在五女呼拥之下，走出长仅七八里的隧道，即觉略有气喘，更是心中暗惊，勉强由侍婢扶持登山，遥望西北，但见灯光闪烁，似是一处大城，当下猛吸几口清气，略振精神，即开言问道：“那边是什么地方？”

爱姑失笑道：“那就是长安啊！”

说起长安就在眼前，罗端勉强笑道：“听说长安三街六市，十分热闹，我们去走走也好！”

马美珍道：“过几天待你将息好了再去罢，由这里往长安远有二十多里，你也走不动，还是由我姐妹吹箫弄笛，月下起舞凑个兴儿罢！”

罗端暗想：“只怕我越将息就越坏了。”

他虽然恐怕越拖越垮，但诸女情意绵绵，又好像没有恶意，暗自发愁，却又盛情难却，只得点点头：“这样也好！”

当下两人寻一方巨石并肩坐下，爱姑，心姑，各取出带来的箫和笛吹奏起来，登时凤叽鸾歌，响遏凌云。

一曲过后，恒姑，恕姑，各站起身，就在两人面前婆婆起舞，箫声，笛声，唱声，更令这处荒郊平添几分春色，但罗端心里有事，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马美珍见兴郎面孔死板板并无表情，不禁诧道：“兴郎！

你在想什么呀？”

罗端猛然一惊，急道：“好得很嘛！”

马美珍不悦道：“你说什么好得很？”

罗端笑道：“爱姑姐妹不是吹得好，舞得好么？”

马美珍听他还能对答得出来，才开颜一笑道：“兴郎！

你知道她们吹的是什么曲？跳的是什么舞？”

罗端摇头苦笑道：“我既不会吹，也不会舞，但觉得她们吹得好听，舞得好看，那就算是好了！”

马美珍失笑道：“我道你真正知音，原来竟是门外汉，告诉你罢！她们吹的是霓裳羽衣曲，舞的是霓裳羽衣舞，若果在屋子里面，吹起春情脱衣曲，舞起春情脱衣舞，那就更好听好看多啦！”

一语甫毕，在一株古柏上，忽有人哈哈笑道：“何不就在这里脱衣一舞？”

那人笑声一起，这边立即停吹停舞，四条身影一晃，同时涌近罗端，既似是护卫，又像防备他逃跑。

马美珍骂一声：“何处狂徒？敢来这里滋事？”玉臂一挥，一蓬光雨挟着锐风疾射而出。

罗端暗说一声：“好狠！那人虽狂，并无死罪，何必一出手便要人家性命？”

若在半个月前，罗端必定出手制止，但他这时却是力不从心，手臂虽扬，却没有劲风吹出，只好黯然垂手。

在这一刹那间，柏树上哈哈两声，一条身影笔直冲起十几丈，然后一掠而去。

马美珍看那人飞掠的身法，冷哼一声道：“原来是那老鬼，下次再来，包管他走不了！”

罗端急问道：“那人是谁？”

马美珍：“你此时功力尽失，说也没用。”

罗端早知自己功力尽失，但这话由马美珍口中说出，更令他感到胆战心寒，不禁带有几分悲愤道：“我一身功力，为何尽失？”

马美珍冷冷道：“难道说是我害了你？”

罗端见她忽然冷漠下来，心头不禁大悲，但他知道这位“爱妻”若要存心杀害，可不必要费吹灰之力，只得苦笑一声道：“兴弟怎敢疑心姐姐？我想该是因我太爱了几位姐姐，以致专情纵欲，唉！温柔乡是英雄家，怪得谁来？”

马美珍听他自怨自艾，不觉“噗嗤”一声道：“老实告诉你罢！你失去功力，的确是我姐妹造成，可是，这并不是恶意，因为我听你说以真阳疗治绝阴手，知道你以前是练阳刚功与我姐妹阴柔的路子不合。要想两全其美，必须先将原有的毁去，然后再练阴柔的功夫，最后才调合起来，便成就绝世武艺……”

话未说毕，忽又有个冷笑的声音传来。

马美珍纵目四望，不见有人，心下暗惊，却装作气愤道：“人说长安狐鬼最多，咱们赶紧回去罢！”

五女一男一回到墓道两行树前端，马美珍便说一声：“你们带兴郎先走！我与爱姑，心姑，留在后面。”

罗端情知三女留在外面，察看有无外人跟随，并且作关闭墓门的事，刚回到大厅。

一坐了下来，恒姑便笑道：“恕丫头！你先弄杯茶给兴郎解渴？”

恕姑道：“厨房里时常有鬼，我不敢去！”

恒姑骂道：“死丫头就是放刁，你来陪着兴郎，待我独个儿去！”

恕姑笑道：“鬼要是把你抓去，我可不管！”

恒姑吃她一说，自己也有点犹豫起来。

罗端看了好笑道：“你两人一齐去罢！这里十分光亮，也不怕鬼会来拖我！”

二女略一迟疑，恕姑说一声：“走！”便并肩疾走而去。

那知她两人身形才在拐角消失，另一个墙角立即飘出一道纤影。

这纤影迅速异常，晃眼间已到罗端身侧，悄说一声：“迟来不

及！快跟我走！”话声一落，也不容罗端分说，纤指一伸，点了他的穴道，背起就走。

罗端见是一个蒙面少女的声音叫他走，还来不及问，即已被挟走，心下真是又喜又惊。

他认为这少女可能是来救他的，但也可能是将他掳往别处，再则马美珍和爱、心二姑还在墓门外面，怎生能走得脱？

但那蒙面少女对于这墓里面的路径，似是十分熟悉，一绕过墙角，即向暗处疾奔，时而高，时而低，不消多时，即由另一条隧道走到墓门近处。

这时墓门还未关闭，然而蒙面女不但不向外走，反而向里一缩。

他心下正在疑惑，忽听外面传来马美珍的口音道：“敢情没有人了，我们进去罢！”

在这时候，正中那条隧道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又听恒姑仓惶叫道：“姑娘不好了！兴郎平白不见了！”

马美珍骂道：“死丫头！大惊小怪，你两人带他进去，怎会不见了？莫非他自己回房里，或是上毛厕，还不赶快去找？”

恒姑急忙接口道：“兴郎真的不见了，婢子往找各处找过，只差奶奶房裏和黑隧道没有找！”

这时五女俱已挤在门边，马美珍诧异道：“有这等事？”

兴郎只剩半条命，还能走往哪裏？再则有我三人在外，墓门只有一个，要走也走不出去，我们关起墓门来搜寻便是了。”

她话声一落，果闻“碎”一声响，敢情已将墓门封闭。

蒙面女仰头一望，立即轻身一纵，跃高三丈有余，将罗端放在一个桌面大小的灯盏上。

那盏油灯早已油尽灯枯，墓穴里无风无尘，还算得上干净，两人躲在里面，却也恰可隐蔽。

忽然这黑暗暗的隧道，大放光明，即听马美珍吩咐道：“你四人

分作两路，走居中和居左那两条隧道，我独自走这一条，得仔细察看各处，休让他躲在骷髅里骗过了眼。”

爱姑接口问道：“灯盏上面要不要查一下？”

马美珍道：“他爬不了那么高，不必费事了！”

罗端躲在灯盏上，但见灯影迅速前移，光度也越来越暗，料想马美珍已直向裏走，心想：“这番未免太不高明了，若肯多跃一下，也许就被你看得明白。”

蒙面女看马美珍去远，轻轻笑了一声，挟起罗端飘身下地，一步跨到墓门，向壁间一按，墓门即中分为二。

她一出墓门，即重重跺一跺脚，身躯飞掠上树，墓门也立即关闭，但她却往树枝上一蹲，并不急急逃走。

罗端正在纳闷，忽然墓门再启，马美珍首先跃出，四女跟在后面，只见他略微端详方向，即说一声“直向前追！”

一阵疾风过处，五条纤影即腾跃而去。

蒙面女冷笑轻“呸”一声道：“这样脓包，也敢为非作歹，迟早总是没命！”

她抬起罗端向相反的方向疾奔，但闻呼呼风声，穿林越涧，也知走了多少远，眼见长安城里灯光已隐，才把罗端放了下来，解开穴道，冷笑道：“你这个笨蛋，总算是拣得命儿回来了，若不是……”

罗端看到自己来到的地方又是一座古墓前面，心下正在暗吃惊，蒙面女没头没脑地骂了起来，不禁暗恨道：“你也差不多！”正想回她几句，忽听墓门里有人笑道：“雁儿姐在外面骂谁？”

蒙面女笑道：“骂一个以九幽鬼女当作好人的笨蛋，要不是姑娘要我救他，管他不给鬼女连他几根瘦骨头也啃了去。

姑娘回来没有，你这死丫头怎么不开门？哦——你不好好叫一声雁姐，偏要加个儿字，怕我不进去打你，是不？”

罗端原是恨这位名叫“雁儿”的蒙面女骂他，但听她和墓中人对对话，说那马美珍绰号“九幽鬼女”的时候，又起了几分感激之情。